

史记

· 理想藏书系列 ·

司马迁 著



吉林大学出版社

史記

卷一百一十五 史記一百一十五



史記一百一十五

史记

■ (汉) 司马迁 著

第四卷

第四卷 目录

卷九十八 傅靳蒯成列传第三十八	(751)
卷九十九 刘敬叔孙通列传第三十九	(753)
卷一百 季布栾布列传第四十	(759)
卷一百零一 袁盎晁错列传第四十一	(762)
卷一百零二 张释之冯唐列传第四十二	(768)
卷一百零三 万石张叔列传第四十三	(772)
卷一百零四 田叔列传第四十四	(777)
卷一百零五 扁鹊仓公列传第四十五	(782)
卷一百零六 吴王濞列传第四十六	(796)
卷一百零七 魏其武安侯列传第四十七	(805)
卷一百零八 韩长孺列传第四十八	(813)
卷一百零九 李将军列传第四十九	(817)
卷一百一十 匈奴列传第五十	(823)
卷一百一十一 卫将军骠骑列传第五十一	(840)
卷一百一十二 平津侯主父列传第五十二	(850)
卷一百一十三 南越列传第五十三	(860)
卷一百一十四 东越列传第五十四	(865)
卷一百一十五 朝鲜列传第五十五	(867)
卷一百一十六 西南夷列传第五十六	(870)



卷一百一十七	司马相如列传第五十七	(873)
卷一百一十八	淮南衡山列传第五十八	(890)
卷一百一十九	循吏列传第五十九	(903)
卷一百二十	汲郑列传第六十	(905)
卷一百二十一	儒林列传第六十一	(909)
卷一百二十二	酷吏列传第六十二	(916)
卷一百二十三	大宛列传第六十三	(927)
卷一百二十四	游侠列传第六十四	(938)
卷一百二十五	佞幸列传第六十五	(942)
卷一百二十六	滑稽列传第六十六	(944)
卷一百二十七	日者列传第六十七	(952)
卷一百二十八	龟策列传第六十八	(956)
卷一百二十九	货殖列传第六十九	(976)
卷一百三十	太史公自序第七十	(985)

卷九十八 傅靳蒯成列传第三十八

【原文】

阳陵侯傅宽，以魏五大夫骑将从，为舍人，起横阳。从攻安阳、杠里，击赵贲军于开封，及击杨熊曲遇、阳武，斩首十二级，赐爵卿。从至霸上。沛公立为汉王，汉王赐宽封号共德君。从入汉中，迁为右骑将。从定三秦，赐食邑雕阴。从击项籍，待怀，赐爵通德侯。从击项冠、周兰、龙且，所将卒斩骑将一人敖下，益食邑。属淮阴，击破齐历下军，击田解。属相国参，残博，益食邑。因定齐地，剖符世世勿绝，封为阳陵侯，二千六百户，除前所食。为齐右丞相，备齐。五岁为齐相国。

四月，击陈豨，属太尉勃，以相国代丞相咼击豨，一月，徙为代相国，将屯。二岁，为代丞相，将屯。

孝惠五年卒，谥为景侯。子顷侯精立，二十四年卒。子共侯则立，十二年卒。子侯偃立，三十一年，坐与淮南王谋反，死，国除。

信武侯靳歙，以中涓从，起宛胸，攻济阳。破李由军。击秦军亳南、开封东北，斩骑十人将一人，首五十七级，捕虏七十三人，赐爵封号监平君。又战蓝田北，斩车司马二人，骑长一人，首二十八级，捕虏五十七人。至霸上。沛公立为汉王，赐歙爵建武侯，迁为骑都尉。

从定三秦。别西击章平军于陇西，破之，定陇西六县，所将卒斩车司马、侯各四人，骑长十二人。从东击楚，至彭城，汉军败，还保雍丘，去击反者王武等。略梁地，别将击邢说军菑南，破之，身得说者尉二人，司马、侯十二人，降吏卒四千一百八十人。破楚军荥阳东。三年，赐食邑四千二百户。

别之河内，击赵将贲郝军朝歌，破之，所将卒得骑将二人，车马二百五十四。从攻安阳以东，至棘蒲，下七县。别攻破赵军，得其将司马二人，侯四人，降吏卒二千四百人，从攻下邯鄲，别下平阳，身斩守相，所将卒斩兵守、郡守各一人，降鄆。从攻朝歌、邯鄲，及别击破赵军，降邯鄲郡六县。还军敖仓，破项籍军成皋南，击绝楚饷道，起荥阳至襄邑，破项冠军鲁下。略地东至缙、郟、下邳，南至蕲、竹邑。击项悍济阳下。还击项籍陈下，破之。别定江陵，降江陵柱国、大司马以下八人，身得江陵王，生致之洛阳，因定南郡。从至陈，取楚王信，剖符世世勿绝，定食四千六百户，号信武侯。

以骑都尉从击代，攻韩信平城下，还军东垣。有功，迁为车骑将军，并将梁、赵、齐、燕、楚车骑。别击陈豨丞相敞，破之，因降曲逆，从击黥布有功，益封，定食五千三百户。凡斩首九十级，虏百三十二人；别破军十四，降城五十九，定郡、国各一，县二十三；得王、柱国各一人，二千石以下至五百石三十九人。

高后五年，歙卒，谥为肃侯，子亭代侯。二十一年，坐事国人过律，孝文后三年，夺侯，国除。

蒯成侯继者，沛人也，姓周氏。常为高祖参乘，以舍人从起沛。至霸上，西入蜀、汉，还定三秦，食邑池阳，东绝甬道，从出度平阴，遇淮阴侯兵襄国，军乍利，乍不利，终无离上心。以继为信武侯，食邑三千三百户。高祖十二年，以继为蒯成侯，除前所食邑。上欲自击陈豨，蒯成侯泣曰：“始秦攻破天下，未尝自行。今上常自行，是为无人可使者乎？”上以为“爱我”，赐入殿门不趋，杀人不死。

至孝文五年，继以寿终，谥为贞侯。子昌代侯，有罪，国除。至孝景中二年，封继子居代侯。至元鼎三年，居为太常，有罪，国除。

太史公曰：“阳陵侯傅宽、信武侯靳歙皆高爵，从高祖起山东，攻项籍，诛杀名将，破军降城



以十数，未尝因辱，此亦天授也。崩成侯周继操心坚正，身不见疑，上欲有所之，未尝不垂涕，此有伤心者然，可谓笃厚君子矣。”

【译文】

阳陵侯傅宽，以魏国五大夫骑将的身份随从沛公，当了舍人，从横阳起兵。随从沛公攻打安阳、杠里，在开封攻打赵贵的军队，在曲遇、阳武攻打杨熊的军队，斩首十二级，赐卿的爵位。随从沛公到霸上。沛公被立为汉王，赐给傅宽共德君的封号。傅宽随从汉王进入汉中，提升为右骑将。随从汉王平定三秦，汉王赐雕阴给他作为食邑。随从汉王攻击项籍，在怀县等待汉王，汉王赐给他通德侯的爵位。随从汉王攻击项冠、周兰、龙且，所统率的士兵在敖仓地方斩杀骑将一人，他因而增加了食邑。

傅宽隶属于淮阴侯韩信的时候，曾击败齐国在历下的驻军，并攻打田解。他在隶属相国曹参的时候，摧毁了齐国博县，增加了食邑。因为他参与平定齐地，汉王为他剖符定封，世代相传不绝，封为阳陵侯，食邑二千六百户，免除了以前的食邑。他担任齐国的右丞相，防备原齐军。五年后，担任了齐国的相国。

汉高祖十一年四月，攻击陈豨时，傅宽隶属于太尉周勃，以相国的身份代替丞相樊噲攻打陈豨。第二年一月，他调任代国的相国，率军屯守边疆。两年后，担任代国丞相，仍率军屯守边疆。

傅宽死于汉惠帝五年，谥号为景侯。儿子顷侯傅精继位，二十四年后去世。儿子共侯傅则继位，十二年后去世。傅则的儿子傅偃继位，三十一年后，因参与淮南王谋反，被处死，侯国被废除。

信武侯靳歙，以中涓的身份随从沛公，在宛起兵。攻打济阳，打败了李由的军队。在亳县南边和开封东北攻打秦军，斩杀统率一千骑兵的将领一人，斩首五十七级，俘虏七十三人，赐爵并封号为临平君。又在蓝田北面作战，斩杀车司马两人，骑长一人，斩首二十八级，俘虏五十七人。率军到达霸上。沛公立为汉王，赐给靳歙建武侯的爵位，提升为骑都尉。

靳歙随从汉王平定三秦。另外独自率兵往西在陇西攻打章平的军队，打败了它，平定陇西六县，所率领的士兵斩杀了车司马、军侯各四人，骑长十二人。随从汉王往东攻打楚国，到彭城，汉军失败退回，守卫雍丘，迎击叛将王武等人。攻取梁地时，靳歙另外带兵在菑县南面攻打那说的军队，打败了它，靳歙亲自俘获那说属下的都尉两人，司马、军侯十二人，降服官兵四千一百八十人。在荥阳以东打败了楚军。汉高祖三年，赐给他食邑四千二百户。

靳歙单独带兵往河内，在朝歌攻打赵将贲都的军队，打败了它，所率领的士兵俘虏骑将领两人，缴获车马二百五十匹。随从汉王进攻安阳以东，直达棘蒲，占领了七个县。单独领兵击败赵军，俘虏赵将司马两人，军侯四人，降服官兵二千四百人。随从汉王攻取邯郸。单独领兵占领平阳城，亲自斩杀代理相国，所统率的士兵斩杀兵守、郡守各一人，降服了邺城。随从汉王进攻朝歌、邯郸，又单独领兵击败赵军，降服了邯郸郡的六个县。回军到敖仓，在成皋南面打败项籍的军队，攻击并断绝了楚军的粮道。从荥阳直至襄邑。在鲁县城下，打败了项冠的军队。攻掠土地，东到缙县、郟县、下邳县，南到蕲县、竹邑。在济阳城下进击项悍。回军在陈县城下攻击项籍，打败了他。单独领兵平定江陵，降服江陵柱国、大司马以下官吏八人，亲自俘虏了江陵王，把他活着押送到洛阳，因而平定了南郡。随从汉王到达陈县，逮捕了楚王韩信，汉王为他剖符定封，世代相传不绝，确定食邑四千六百户，封号信武侯。

靳歙以骑都尉的身份随从汉王攻击代地，在平城城下攻打韩信，然后回军东垣。因为有功，提升为车骑将军，统率梁、赵、齐、燕、楚的车骑部队。单独领兵攻击陈豨的丞相侯敞，打败了他，于是降服了曲逆城。因为随从汉王攻打黥布有功，加封确定食邑为五千三百户。靳歙共斩首九十级，俘虏一百三十二人；单独领兵打败敌军十四次，降服城池五十九座，平定郡、国各一个，县城二十三座；俘虏诸侯王、柱国各一人，俸禄二千石以下至五百石级的官员三十



九人。

高后五年，新歆去世，谥号为肃侯，儿子新亭继承侯位。二十一年后，新亭因为过分役使国民而犯法，在孝文帝后元三年，被剥夺侯爵，封国被废除。

蒯成侯继，是沛县人，姓周。他曾经担任汉高祖的陪乘，以家臣的身份随从沛公在沛县起兵。到达霸上，往西进入蜀郡、汉中，回军平定三秦，高祖赐池阳城给他作食邑。向东阻截了楚军运粮的甬道，随从汉高祖出兵从平阴渡过黄河，在襄国跟淮阴侯的军队会合，战争有时顺利，有时不顺利，但他始终没有背离高祖的心意。高祖封周继为信武侯，赐给食邑三千三百户。高祖十二年，封周继为蒯成侯，免除以前所封的食邑。

皇上想要亲自带兵攻击陈豨，蒯成侯流着泪说：“当初秦始皇战败天下，不曾亲自出征。如今皇上经常亲自出征，这难道是因为没有人可供驱使吗？”皇上认为周继爱护他，特别恩赐他进入殿门不用快步走，杀人可以免死。

到汉文帝五年，周继寿终正寝，谥号为贞侯。儿子周昌继承了侯位，后因犯罪，封国被废除。到汉景帝中元二年，封周继的儿子周居继承侯位。到汉武帝元鼎三年，周居担任太常，因犯罪，封国被废除。

太史公说：“阳陵侯傅宽、信武侯新歆都享受很高的爵位，他们随从高祖在山东起兵，攻打项籍，诛杀名将，打败敌军，降服城池数以十计，未曾受到困辱，这也是上天授予的。蒯成侯周继操守坚定正直，自身不被怀疑，皇上想要亲自出征，他即为之流泪，这是伤心的人才这样表现，可以说是诚实忠厚的君子了。”

卷九十九 刘敬叔孙通列传第三十九

【原文】

刘敬者，齐人也。汉五年，戍陇西，过洛阳，高帝在焉。娄敬脱辂辎，衣其羊裘，见齐人虞将军曰：“臣愿见上言便事。”虞将军欲与之鲜衣，娄敬曰：“臣衣帛，衣帛见；衣褐，衣褐见。终不敢易衣。”于是虞将军入言上。上召入见，赐食。

已而问娄敬，娄敬说曰：“陛下都洛阳，岂欲与周室比隆哉？”上曰：“然。”娄敬曰：“陛下取天下与周室异。周之先后稷，尧封之邰，积德累善十有余世。公刘避桀居豳。太王以狄伐故去豳，杖木樵居岐，国人争随之。及文王为西伯，断虞、芮之讼，始受命，吕望、伯夷自海滨来归之。武王伐纣，不期而会孟津之上八百诸侯，皆曰纣可伐矣，遂灭殷。成王即位，周公之属傅相焉，乃营成周洛邑，以此为天下之中也。诸侯四方纳贡职，道里均矣。有德则易以王，无德则易以亡。凡居此者，欲令周务以德致人，不欲依阻险，令后世骄奢以虐民也。及周之盛时，天下和洽，四夷乡风慕义，怀德附离，而并事天子。不屯一卒，不战一士，八夷大国之民莫不宾服，效其贡职。及周之衰也，分而为两，天下莫朝，周不能制也。非其德薄也。而形势弱也。今陛下起丰沛，收卒三千人，以之径往而卷蜀、汉，定三秦，与项羽战荥阳，争成皋之口，大战七十，小战四十，使天下之民肝脑涂地，父子暴骨中野，不可胜数，哭泣之声未绝，伤痍者未起，而欲比隆于成康之时，臣窃以为不侔也。且夫秦地被山带河，四塞以为固，卒然有急，百万之众可具也。因秦之故，资其美膏腴之地，此所谓天府者也。陛下入关而都之，山东虽乱，秦之故地可全而有也。夫与人斗，不扼其亢、拊其背，未能全其胜也。今陛下入关而都，案秦之故地，此亦扼天下之亢而拊其背也。”高帝问群臣，群臣皆山东人，争言周王数百年，秦二世即亡，不如都周。上疑未能决。及留侯明言入关便，即日车驾西都关中。于是上曰：“本言都秦地者娄敬，‘娄’者乃‘刘’也。”赐姓刘氏，拜为郎中，号为奉春君。

汉七年，韩王信反，高帝自往击之。至晋阳，闻信与匈奴欲共击汉，上大怒，使人使匈奴。匈奴匿其壮士、肥牛马，但见老弱及羸畜。使者十辈来，皆言匈奴可击。上使刘敬复往使匈

奴，还报曰：“两国相击，此宜夸矜见所长。今臣往，徒见羸瘠老弱，此必欲见短，伏奇兵以争利。愚以为匈奴不可击也。”是时汉兵已逾句注，二十余万兵已业行。上怒，骂刘敬曰：“齐虏！以口舌得官，今乃妄言沮吾军！”械系敬广武。遂往，至平城，匈奴果出奇兵围高帝白登，七日然后得解。高帝至广武，赦敬，曰：“吾不用公言，以困平城。吾皆以斩前使十辈言可击者矣。”乃封敬二千户，为关内侯，号为建信侯。

高帝罢平城归，韩王信亡入胡。当时，冒顿为单于，兵强，控弦三十万，数苦北边。上患之，问刘敬。刘敬曰：“天下初定，士卒罢于兵，未可以武服也。冒顿杀父代立，妻群母，以力为威，未可以仁义说也。独可以计久远子孙为臣耳，然恐陛下不能为。”上曰：“诚可，何为不能！顾为奈何？”刘敬对曰：“陛下诚能以适长公主妻之，厚奉遣之，彼知汉适女，送厚，蛮夷必慕以为闾氏，生子必为太子，代单于。何者？贪汉重币。陛下以岁时汉所余彼所鲜数问遗，因使辩士风谕以礼节。冒顿在，固为子婿；死，则外孙为单于。岂尝闻外孙敢与大父抗礼者哉？兵可无战以渐臣也。若陛下不能遣长公主，而令宗室及后宫诈称公主，彼亦知，不肯贵近，无益也。”高帝曰：“善。”欲遣长公主。吕后日夜泣，曰：“妾唯太子、一女，奈何弃之匈奴！”上竟不能遣长公主，而取家人子名为长公主，妻单于。使刘敬往结和亲约。

刘敬从匈奴来，因言“匈奴河南白羊、楼烦王，去长安近者七百里，轻骑一日一夜可以至秦中。秦中新破，少民，地肥饶，可益实。夫诸侯初起进，非齐诸田，楚昭、屈、景莫能兴。今陛下虽都关中，实少人。北近胡寇，东有六国之族，宗强，一日有变，陛下亦未得高枕而卧也。臣愿陛下徙齐诸田，楚昭、屈、景、燕、赵、韩、魏后，及豪杰名家居关中。无事，可以备胡；诸侯有变，亦足率以东伐。此强本弱末之术也”上曰：“善。”乃使刘敬徙所言关中十余万口。

叔孙通者，薛人也。秦时以文学征，待诏博士。数岁，陈胜起山东，使者以闻，二世召博士诸儒生问曰：“楚戍卒攻薪人陈，于公如何？”博士诸生三十余人前曰：“人臣无将，将即反，罪死无赦，愿陛下急发兵击之。”二世怒，作色。叔孙通前曰：“诸生言皆非也。夫天下合为一家，毁郡县城，铄其兵，示天下不复用。且明主在其上，法令具于下，使人人奉职，四方辐辏，安敢有反者！此特群盗鼠窃狗盗耳，何足置之齿牙间！郡守尉今捕论，何足忧！”二世喜曰：“善。”尽问诸生，诸生或言反，或言盗。于是二世令御史案诸生言反者下吏，非所宜言。诸言盗者皆罢之。乃赐叔孙通帛二十匹，衣一袭，拜为博士。叔孙通已出宫，反舍，诸生曰：“先生何言之谀也？”通曰：“公不知也，我几不脱于虎口！”乃亡去，之薛，薛已降楚矣。及项梁之薛，叔孙通从之。败于定陶，从怀王。怀王为义帝，徙长沙，叔孙通留事项王。汉二年，汉王从五诸侯入彭城，叔孙通降汉王。汉王败而西，因竟从汉。

叔孙通儒服，汉王憎之；乃变其服，服短衣，楚制，汉王喜。叔孙通之降汉，从儒生弟子百余人，然通无所言进，专言诸故群盗壮士进之。弟子皆窃骂曰：“事先生数岁，幸得从降汉，今不能进臣等，专言大猾，何也？”叔孙通闻之，乃谓曰：“汉王方蒙矢石争天下，诸生宁能斗乎？故先言斩将搴旗之士。诸生且待我，我不忘矣。”汉王拜叔孙通为博士，号稷嗣君。

汉五年，已并天下，诸侯共尊汉王为皇帝于定陶，叔孙通就其仪号，高帝悉去秦苛仪法，为简易。群臣饮酒争功，醉或妄呼，拔剑击柱，高帝患之。叔孙通上益厌之也。说上曰：“夫儒者难与进取，可与守成。臣愿征鲁诸生，与臣弟子共起朝仪。”高帝曰：“得无难乎？”叔孙通曰：“五帝异乐，三王不同礼。礼者，因时世人情为之节文者也。故夏、殷、周之礼所因损益可知者，谓不相复也。臣愿采古礼与秦仪杂就之。”上曰：“可试为之，令易知，度吾所能行为之。”

于是叔孙通使征鲁诸生三十余人。鲁有两生不肯行，曰：“公所事者且十主，皆面谀以得亲贵。今天下初定，死者未葬，伤者未起，又欲起礼乐。礼乐所由起，积德百年而后可兴也。吾不忍为公所为。公所为不合古，吾不行。公往矣，无污我！”叔孙通笑曰：“若真鄙儒也，不知时变。”

遂与所征三十人西，及上左右为学者与其弟子百余人，为绵蕞野外。习之月余，叔孙通曰：“上可试观。”上既观，使行礼，曰：“吾能为此。”乃令群臣习肄。会十月。

汉七年，长乐宫成，诸侯群臣皆朝十月。仪：先平明，谒者治礼，引以次入殿门，廷中陈车骑步卒卫宫，设兵张旗志。传言“趋”。殿下郎中侠陛，陛数百人。功臣列侯诸将军军吏以次陈西方，东乡；文官丞相以下陈东方，西乡。大行设九宾，胥句传。于是皇帝辇出房，百官执职传警。引诸侯王以下至吏六百石以次奉贺，自诸侯王以下莫不振恐肃敬。至礼毕，复置法酒。诸侍坐殿上皆伏抑首，以尊卑次起上寿。觴九行，谒者言“罢酒”。御史执法举不如仪者辄引去。竟朝置酒，无敢喧哗失礼者。于是高帝曰：“吾乃今日知为皇帝之贵也。”乃拜叔孙通为太常，赐金五百斤。叔孙通因进曰：“诸弟子儒生随臣久矣，与臣共为仪，愿陛下官之。”高帝悉以为郎。叔孙通出，皆以五百斤金赐诸生。诸生乃皆喜曰：“叔孙生诚圣人也，知当世之要务。”

汉九年，高帝徙叔孙通为太子太傅。汉十二年，高祖欲以赵王如意易太子，叔孙通谏上曰：“昔者晋献公以骊姬之故废太子，立奚齐，晋国乱者数十年，为天下笑。秦以不早定扶苏，令赵高得以诈立胡亥，自使灭祀，此陛下所亲见。今太子仁孝，天下皆闻之；吕后与陛下攻苦食啖，其可背哉！陛下必欲废适而立少，臣愿先伏诛，以颈血污地。”高帝曰：“公罢矣，吾直戏耳。”叔孙通曰：“太子天下本，本一摇，天下振动，奈何以天下为戏？”高帝曰：“吾听公言。”及上置酒，见留侯所招客从太子入见，上乃遂无易太子志矣。

高帝崩，孝惠即位，乃谓叔孙生曰：“先帝园陵寝庙，群臣莫习。”徙为太常，定宗庙仪法，及稍定汉诸仪法，皆叔孙生为太常所论著也。

孝惠帝为东朝长乐宫，及闲往，数辟烦人，乃作复道。方筑武库南，叔孙生奏事，因请问曰：“陛下何自筑复道高寝，衣冠月出游高庙？高庙，汉太祖，奈何令后世子孙乘宗庙道上行哉？”孝惠帝大惧，曰“急坏之。”叔孙生曰：“人主无过举，今已作，百姓皆知之，今坏此，则示有过举。愿陛下为原庙渭北，衣冠月出游之，益广多宗庙，大孝之本也。”上乃诏有司立原庙。原庙起，以复道故。

孝惠帝曾春出游离宫，叔孙生曰：“古者有春尝果，方今樱桃孰，可献，愿陛下出，因取樱桃献宗庙。”上乃许之。诸果献由此兴。

太史公曰：“语曰‘千金之裘，非一狐之腋也；台榭之榱，非一木之枝也；三代之际，非一士之智也。’信哉！夫高祖起微细，定海内，谋计用兵，可谓尽之矣。然而刘敬轹辘一说，建万世之安，智岂可专邪！叔孙通希世度务，制礼进退，与时变化，卒为汉家儒宗。大直若诘，道固委蛇，盖谓是乎？”

【译文】

刘敬（本姓娄）是齐国人。汉高祖五年，他去陇西戍守，经过洛阳时，高祖正在那里。娄敬放下拉车的横木，穿着他的羊皮袄，进见齐国人虞将军说：“我想拜见皇帝，说点有便利的事情。”虞将军想要给他一件漂亮点的衣服，娄敬说：“我穿的是绸缎，就穿着绸缎去拜见；穿的是麻布，就穿着麻布去拜见；到底是不想变换衣服。”于是，虞将军进去向皇帝传话。皇帝让他进见，并赏赐了饭食。

然后皇帝向娄敬问事，娄敬劝说道：“陛下把都城安排在洛阳，难道是要和周朝比谁更隆盛吗？”皇帝说：“是的。”娄敬说：“您获得天下的情形与周朝并不一样。周朝的祖先从后稷开始，唐尧赐封给他邰地，积累了十多代的善政德行。公刘躲避夏桀而住到豳地。古公亶由于狄族入侵的原因，离开了豳地，赶马挥鞭迁到岐地，部族里的人争相跟从他。等到文王做了西伯，解决了虞、芮两国的争执，才开始承受天命，姜尚、伯夷从海边的地方过来归附他。武王攻打商纣，没有预先约集，而到孟津岸边会合的就有八百诸侯，他们都说可以讨伐商纣了，于是灭掉了商朝。成王即位后，周公等人辅佐着他，便开始营建成周洛邑的城池，把它作为天下的中心，各地的诸侯都来这里进献土贡和交纳税赋，道路的里数都是一样的。有德行则易于依靠它来称王天下，没有德行则容易因此失去天下。凡在这里定都的，都是想让周朝致力于德行善政，以使大家归附，而不是想要依靠险峻的地势，让后代骄奢放纵来虐待百姓。在周朝兴



盛的时候，天下平和融洽，四方的外族都向往它的声名，仰慕它的道义，怀念它的恩德，使离散的相互附和，共同事奉天子，而不用驻防一个兵士，不必调发一个战卒，八方外族大国的百姓没有不表示服顺的，都来进献他们的贡赋。等到周朝衰落了，国家分成两个，天下没有人前来朝拜，周朝没办法控制局面。这不是它的德行变得薄弱了，而是形势开始转向衰落了。现在陛下从沛县的丰邑起兵，收集兵士三千人，率领他们一直向前，席卷了蜀、汉等地，平定了三秦，和项羽的军队在荥阳决战，成夺咸丰的关隘，经过大的战役七十次，小的战役四十次，使天下百姓纷纷战死，父子尸横野地，不计其数，哭泣的声音还没有断绝，伤残的人还不能动弹，这时候就想要和周朝成王、康王的时期相比争，我私下以为是不相称的。况且秦地靠山临河，四面都有关隘作为屏障，一旦出现紧急的情况，上百万的军队可以调集起来。由于秦地原有的基础，那里资产丰足，土地肥沃，这就是所说天府的意思。陛下进入函谷关而在那里建立国都，山东一带即使出现叛乱，秦国的旧地还能够完整地保留着。一般来说和人争斗，如果不能卡住他的脖子，捶击他的后背，是不能取得完全的胜利的。现在，陛下进入函谷关而建立都城，凭借秦国旧地，这样做的话也就是等于卡住了天下的脖子而后捶击它的后背。

高祖向大臣们询问，大臣们都是山东人，争相说周朝统治了数百年，而秦朝经过两代就灭亡了，不如定都在周朝的都城故地。皇帝的疑问仍然没有解决。等留侯张良明确表示进入函谷关建都的好处之后，皇帝才当天乘着车驾西行定都关中。

这时候，皇帝说：“本来讲要在秦地建都的是姜敬，‘姜’就是‘刘’啊。”便赐姜敬姓刘，任命为中郎将，称号是“奉春君”。

高祖七年，韩王信谋反，高祖亲自前去讨伐。到达晋阳时，听说韩王信和匈奴打算联合起来进攻汉朝，皇帝大怒，派人出使匈奴。匈奴隐藏起精悍的士兵和肥壮的牲畜，只让使者看到老弱的士兵和病瘦的牲畜。十批使者回来，都说可以进攻匈奴。皇帝派刘敬再次出使匈奴，他回来报告说：“两国交战，是应该夸耀显示自己的长处才对。如今我到了那里，只是看到病瘦的牲畜和老弱的士兵，这一定是想使他不足的方面暴露出来，而埋伏下我们意想不到的兵力，从而争取获得利益。我认为匈奴是不能出击的。”此时，汉朝的人马已经越过了勾注山，二十多万的军队已经出动。皇帝发怒，对刘敬骂道：“你这个齐国的混帐东西！靠耍弄嘴皮子混到了官职，今天竟敢胡言乱语破坏我军的士气。”下令用木械把刘敬囚禁在广武。然后继续进兵，来到平城，匈奴果然出动了突袭的军队把高祖围困在白登山，经过七天才解围。高祖回到广武后，赦免了刘敬，说：“我没有采用您的建议，才招致被围困在平城。我已经把前面十批说可以攻打匈奴的使者都杀死了。”便封赐刘敬二千民户，担任关内侯，称号是“建信侯”。

高祖从平城撤兵回来，韩王信已经逃到匈奴那里。这时，冒顿成为匈奴的单于，兵力强盛，拥有三十万的射手，多次使北方的边地遭到侵掠。皇帝担忧这件事，向刘敬询问。刘敬说：“现在天下才平定下来，兵士们感到征战的疲惫，不能用武力去征服。冒顿杀死父亲自封单于，把原来的小娘当作妻子，靠武力逞威，是不能用仁义的道理去劝说的。只能用计谋让他的后代子孙作汉朝的臣子，可是恐怕陛下不会答应这样做。”皇帝说：“如果真行得通的话，又有什么不行的！不过究竟是要怎样做呢？”刘敬回答说：“您如果能够把皇后所生的大公主下嫁给他，并奉送给他丰厚的礼物，当他看到汉朝皇帝把亲生的女儿嫁给他，又送去贵重的财礼，他们必定会喜爱并把她当作王后，所生的儿子必定是太子，将来会接替单于之位。这是为什么呢？贪图汉朝的贵重财礼而已。陛下每年再按时把汉朝余剩的而他们缺少的东西拿出来分几次赠送过去，顺便派善辩的说客去用礼节方面的道理劝说他。这样一来，冒顿活着的时候，便是您的女婿；他死后，就是外孙作单于。难道听说过外孙敢跟外祖父分庭抗礼的情形吗？军队可以不用交战便可使他们逐渐服顺。如果您不愿送大公主过去，而派宗室或后宫的女子冒充公主的话，他们也会知道的，就不肯尊重亲近她，这将没有什么益处。”高祖说：“好吧。”打算派大公主嫁过去。可是吕后日夜哭泣，说：“我只有太子和这么一个女儿，为什么要抛弃到匈奴那里去！”皇帝终究无法把大公主送过去，而是选了一个宫中女子冒名为大公主，

嫁给了单于。皇帝派遣刘敬前往缔结和亲的盟约。

刘敬从匈奴回来,顺便说:“匈奴所在河南地区的白羊、楼烦二王的部族,距离长安只有七百里,轻装骑兵一个昼夜就能到达秦中地带。现在秦中残旧破败,百姓稀少,土地肥沃,可以迁移民户进行充实。那些诸侯当初起兵,如果不是齐国田姓的各支和楚国昭、屈、景三姓,是没有人能够成事的。现在您虽然建都关中,实际上却缺少人马,北面接近匈奴,东面有六国的旧族,宗族的势力强大,一旦发生变故,陛下也就无法高枕而眠了。为臣希望您能够迁徙齐国各支田姓,楚国的昭、屈、景三姓和燕、赵、韩、魏各国的后代以及豪杰名家定居到关中一带。没有事变的话,可以让他们防备匈奴;诸侯发生事变,也完全可以率他们向东面进军征讨。这是加强中央的力量,削弱地方势力的策略。”皇帝说:“讲的好。”便派刘敬去负责把他所提到的十万人都迁徙到了关中。

叔孙通是薛邑人。秦朝时以文章博学而被征举,等着被诏封为博士。几年之后陈胜在山东一带起兵,使者把这件事报告给朝廷,秦二世召集博士中的儒生们提问说:“从楚国征调的戍边的士兵攻打蕲县,进入了陈县,在你们看来应该怎样办?”博士儒生三十余人上前说道:“做国君的臣属不能心有异念,心有异念就是反叛,这是死罪,不能赦免。希望陛下赶快调发军队击溃他们。”秦二世生气了,露出难看的脸色。叔孙通上前说:“他们讲的都不对。现在天下已经统一成一体,毁掉了郡县的城堡,熔化了他们的武器,向天下表示不再征用它们。而且上面有英明的君主,下面有明确的法令,能让人人尽责,各方统一,哪里还胆敢有反叛的人!现在这些不过是一伙像鼠、狗一样偷窃的盗贼罢了,哪有什么必要在嘴上谈论他们。郡守、郡尉都正在抓捕他们,并给他们定罪,还有什么值得担忧的。”秦二世高兴地说:“好。”他又向所有的儒生提出问题,他们有的说是反叛的罪名,有的说是偷盗的罪名。秦二世便让御史清查那些说是反叛罪名的儒生,交给执法的官吏惩罚,原因在于这不是他们应该说的。而说是偷盗罪名的儒生都没有再追究。于是赏赐了叔孙通丝绸二十匹、衣服一套,任命为博士。叔孙通已出官,返回到馆舍,儒生们说:“先生讲话怎么这样的投合君王的口胃呀?”叔孙通说:“各位不知道,我几乎是没有能够逃出虎口!”于是便逃离而去,来到薛郡,薛郡已经投降了楚军。等项梁来到薛郡,叔孙通便跟从了他。项梁在定陶战死,叔孙通就跟随楚怀王。楚怀王做了义帝,迁到长沙,叔孙通留下来事奉项王。高祖二年,汉王率五个诸侯的军队攻入彭城,叔孙通投靠了汉王。汉王失败向西逃走,他因此最终跟从了汉军。

叔孙通穿着儒生的衣服,汉王厌恶他,于是改变装扮,穿上短衣,依照了楚人的样子,汉王才高兴起来。

叔孙通投降汉王之后,跟从的儒生弟子有一百多人,可是他并没有推荐过谁,而只是专门挑捡过去的那些盗伙中强悍的人推荐上去。弟子们都私下里骂说:“事奉先生好几年了,侥幸得以投降了汉朝,如今却不能推荐我们,反而专讲那些刁顽之辈,是什么原因?”叔孙通听说后,便对他们说:“汉王正在冒着矢石打天下,你们难道能够有力量参加到那些争斗中去吗?所以要首先推荐那些能够杀敌斩将,举旗奋进的人。你们这些人暂且等我一等,我是不会把你们忘掉的。汉王任命叔孙通为博士,称号是‘稷嗣君’。”

高祖五年,已经统一了天下,诸侯共同在定陶拥戴汉王当皇帝,叔孙通制定了礼仪和名号。高祖把秦朝繁琐的礼仪法令全都废除掉,只要求简便易行。众臣子在一起喝酒争功,喝醉了以后有的人乱喊乱叫,拔出剑来击砍屋柱,高祖担心这样的情况。叔孙通知道皇帝越来越厌恶这种事情,便建议皇帝说:“那些儒生难于和他们夺取天下,但是可以与他们守护成业。我愿意征集鲁地的众位儒生,和我的弟子们一起制订朝会的礼仪。”高祖说:“该不会太麻烦吧?”叔孙通说:“五帝的乐制都有所变化,三王的礼法全不相同。礼制是根据时世人情的状况为大家制定的言行上的规范。所以,夏、商、周各朝的礼制经过继承、删减、增补而能够推知出来的情形,说明各代的礼制是不会相互重复的。我想大致地采取古代礼制和秦朝仪法相结合的办法来完成这件事。”皇帝说:“可以尝试着这样做,但是要容易理解,估计是我所能够做到



的,照此来办吧。”

于是,叔孙通奉命派遣使者,召集鲁地儒生三十多人。鲁地有两个儒生不愿意参加进来,说:“您前后事奉了近十位君主,都靠着当面的逢迎而得到了器重和尊贵。如今国家才算平定下来,死的人还没有来得及安葬,受伤的人还不能动弹,又想着要制订礼乐。礼乐的产生,是要经过上百年的德行积累才能出现。我们不忍心去做您所开始干的事情。您所要做的并不符合古代的情形,所以我们不去。您还是走吧,别玷污了我们!”叔孙通笑道:“你们真是些见识短浅的儒生,不懂得时势变化的道理。”

于是,叔孙通和所征召的三十人向西而行,还有皇帝周围有学识的人以及叔孙通的弟子共一百多人,在野外拉上围绳,进行演习。一个多月后,叔孙通说:“皇帝可以来检查观看了。”皇帝来观看后,让他们演示礼仪,说:“我能够做到这些。”便命令群臣学习操练,准备十月举行朝会。

高祖七年,长乐宫建成,诸侯、大臣们都前来参加十月的朝会。仪式是这样的:天亮之前,由谒者主持典礼,引导着大家按顺序走入殿门,在殿廷上陈列着战车、骑兵、步卒、侍卫,装备着武器,竖立起旗帜。有人传令“向前迈进”。殿下的郎中左右护着台阶站立,台阶上共有几百人。功臣列侯、各位将军和军吏则按秩序排列在西面,面向东方;文官从丞相以下排列在东面,面向西方。大行设置九个接待宾客的官员,从上向下传达命令。这个时候皇帝才乘坐着辇车从屋中出来,侍官们举着旗帜传呼警戒,引导着侯王以下直到六百石级的官员按秩序朝拜皇帝。从侯王们以下无不感到庄严敬重。等典礼结束,再举行正式的宴会。所有陪坐在殿上的官员都俯着身,低着头,按官位的高低秩序站起身给皇帝敬酒道福。前后共斟九次酒,谒者便宣布“宴会到此为止。”御史负责执行法令,对于那些不是按照仪式要求做的人,就要把他带出去。在整个朝会和宴会的过程中,没有人敢大声喧哗,违反礼节。于是高祖说:“我今天才算是知道了做皇帝的尊贵啊。”便任命叔孙通做太常,赏赐了黄金五百斤。

叔孙通乘机建议说:“众弟子儒生跟从我已经很长时间了,和我一块参加制订朝仪,希望陛下您给他们授予官职。”高祖将他们全部任用为郎官。叔孙通从宫中出来,把五百斤黄金全都赏赐给众儒生。众儒生都高兴地说:“叔孙通真是个有圣人之德的人,懂得什么才是当今朝廷要重视的事情。”

高祖九年,皇帝迁调叔孙通担任太子太傅。高祖十二年,皇帝想要让赵王如意来替换太子,叔孙通向皇帝进谏说:“从前晋献公由于宠爱骊姬的缘故而废黜了太子,册封奚齐,结果晋国混乱了几十年,被天下人嘲笑。秦朝由于不能在早些时候确定扶苏为太子,使赵高得以用欺骗的手段拥立了胡亥,自己导致了宗祀的灭绝,这是陛下亲眼所见的事情。如今太子仁义孝顺,天下人都听说了;吕后同陛下您经过磨难,吃着粗淡的饭食,难道能够背弃吗!陛下您如果一定要废黜嫡子而册立小儿子的话,我倒愿意首先遭受死刑,用脖子上的血来涂染地面。”高祖说:“您不要说了,我只不过是讲着玩的罢了!”叔孙通说:“太子的事是关乎天下的根本问题,根本一旦出现动摇,天下便会为之震动,怎么能够拿天下大事开玩笑!”高祖说:“我听您的劝。”等皇帝举行宴会,看到留侯张良招来的客人跟从着太子进来拜见,皇帝便没有更换太子的想法了。

高祖去世,惠帝即位,便对叔孙先生说:“有关先帝的陵墓寝庙的事情,臣子们不熟悉。”把他调任为太常,负责制定宗庙方面的礼仪法令。后来逐渐制定出汉朝的各种礼仪法令都是叔孙先生担任太常时所讨论和写定的。

惠帝因为要到东面的长乐宫去朝见,有时还有小的会见,经常要清道而使百姓感到不方便,就建造了阁道,正好建在储藏兵器仓库的南边。叔孙先生奏报事情时,乘机找个空隙,说:“陛下为什么要自己做主,在高祖陵寝的衣冠每月出游高祖的祠庙的通道上建造阁道呢?高祖的祠庙,是汉朝始祖的所在,怎能够让后代的子孙迈过宗庙的通道而在上面行走呢?”惠帝感到很害怕,说:“那就赶快把它们拆毁了。”叔孙先生说:“皇帝是没有过失的。如今已经这样

做,百姓都知道了件这事,现在把它们毁掉了,就是告诉大家皇帝有过失。希望陛下在渭河的北面再建造新庙,让高祖陵寝的衣冠每月出游到那里,增加扩大宗庙的规模,这才是扩大孝道的根本。”皇帝便下诏让有司建造新庙。新庙的建起,是由于有了闹道的缘故。

惠帝曾在春天外出到离宫游玩,叔孙先生说:“古代的时候有一种在春季到来品尝鲜果的典礼,现在樱桃正好成熟,可以进献,希望陛下出游时,乘此机会拿着樱桃进献给宗庙。”皇帝便同意了这样的建议。各种进献鲜果的典礼从此产生了。

太史公说:“古语讲:‘价值千金的毛皮衣,不是靠一条狐狸的腋毛完成的;高楼广殿的椽柱,不是用一根树木的枝干造成的;三代的鼎盛事业,不是凭借一个士人的智谋成就的。’的确如此啊!高祖出身于低微的身份,平定了天下,在运用谋略,率兵打仗方面,可以说是达到了极至的程度。然而,刘敬放下车前的横木一番陈辞,便奠定了万世的安定局面,在才智上都能够精通吗!叔孙通迎合世情,考虑事务,制订礼仪,去留根据时势的变化而与之相适应,最后成为汉朝儒家的宗师。‘最直的好像是弯曲的,因为所谓的道本来就是在曲折发展的’,这大概说的就是上面的情形吧!”

卷一百 季布栾布列传第四十

【原文】

季布者,楚人也。为气任侠,有名于楚。项籍使将兵,数窘汉王。及项羽灭,高祖购求布千金,敢有舍匿,罪及三族。季布匿濮阳周氏,周氏曰:“汉购将军急,迹且至臣家,将军能听臣,臣敢献计;即不能,愿先自刭。”季布许之。乃髡钳季布,衣赭衣,置广柳车中,并与其家僮数十人,之鲁朱家所卖之。朱家心知是季布,乃买而置之田。诫其子曰:“田事听此奴,必与同食。”朱家乃乘轺车之洛阳,见汝阴侯滕公。滕公留朱家饮数日,因谓滕公曰:“季布何大罪,而上求之急也?”滕公曰:“布数为项羽窘上,上怨之,故必欲得之。”朱家曰:“君视季布何如人也?”曰:“贤者也。”朱家曰:“臣各为其主用,季布为项籍用,职耳。项氏臣可尽诛耶?今上始得天下,独以己之私怨求一人,何示天下之不广也!且以季布之贤而汉求之急如此,此不北走胡即南走越耳。夫忌壮士以资敌国,此伍子胥所以鞭荆平王之墓也。君何不从容为上言邪?”汝阴侯滕公心知朱家大侠,意季布匿其所,乃许曰:“诺。”待间,果言如朱家指。上乃赦季布。当是时,诸公皆多季布能摧刚为柔,朱家亦以此名闻当世。季布召见,谢,上拜为郎中。

孝惠时,为中郎将。单于尝为书嫚吕后,不逊,吕后大怒,召诸将议之。上将军樊哙曰:“臣愿得十万众,横行匈奴中。”诸将皆阿吕后意,曰:“然。”季布曰:“樊哙可斩也!夫高帝将兵四十余万众,困于平城,今哙奈何以十万众横行匈奴中?面欺!且秦以事于胡,陈胜等起。于今创痍未瘳,哙又面谀,欲摇动天下。”是时殿上皆恐,太后罢朝,遂不复议击匈奴事。

季布为河东守,孝文时,人有言其贤者,孝文召,欲以为御史大夫。复有言其勇,使酒难近。至,留邸一月,见罢。季布因进曰:“臣无功窃宠,待罪河东。陛下无故召臣,此人必有以臣欺陛下者;今臣至,无所受事,罢去,此人必有以毁臣者。夫陛下以一人之誉而召臣,一人之毁而去臣,臣恐天下有识闻之有以窥陛下也。”上默然,良久曰:“河东吾股肱郡,故特召君耳。”布辞,之官。

楚人曹丘生,辩士,数招权顾金钱,事贵人赵同等,与窦长君善。季布闻之,寄书谏窦长君曰:“吾闻曹丘生非长者,勿与通。及曹丘生归,欲得书请季布。窦长君曰:‘季将军不说足下,足下无往。’”固请书,遂行。使人先发书,季布果大怒,待曹丘。曹后至,即揖季布曰:“楚人谚曰‘得黄金百,不如得季布一诺’,足下何以得此声于梁、楚间哉?且仆楚人,足下亦楚人也。仆游扬足下之名于天下,顾不重邪?何足下距仆之深也!”季布乃大说,引入,留数月,为上客,厚送之。季布名所以益闻者,曹丘扬之也。



季布弟季心，气盖关中，遇人恭谨，为任侠；方数千里，士皆争为之死。尝杀人，亡之吴，从袁丝匿。长事袁丝，弟畜灌夫、籍福之属。尝为中司马，中尉郢都不敢不加礼。少年多时窃籍其名以行。当是时，季心以勇，布以诺，著闻关中。

季布母弟丁公，为楚将。丁公为项羽逐窘高祖彭城西，短兵接，高祖急，顾丁公曰：“两贤岂相厄哉！”于是丁公引兵而还，汉王遂解去。及项王灭，丁公谒见高祖。高祖以丁公徇军中，曰：“丁公为项王臣不忠，使项王失天下者，乃丁公也。”遂斩丁公，曰：“使后世为人臣者无效丁公！”

栾布者，梁人也。始梁王彭越为家人时，尝与布游。穷困，赁佣于齐，为酒人保。数岁，彭越去，之巨野中为盗，而布为人所略卖，为奴于燕。为其家主报仇，燕将臧荼举以为都尉。臧荼后为燕王，以布为将。及臧荼反，汉击燕，虏布。梁王彭越闻之，乃言上，请赎布以为梁大夫。

使于齐，未还，汉召彭越，责以谋反，夷三族。已而枭彭越头于洛阳下，诏曰：“有敢收视者，辄捕之。”布从齐还，奏事彭越头下，祠而哭之。吏捕布以闻。上召布，骂曰：“若与彭越反邪？吾禁人勿收，若独祠而哭之，与越反明矣。趣亨之。”方提趣汤，布顾曰：“愿一言而死。”上曰：“何言？”布曰：“方上之困于彭城，败荥阳、成皋间，项王所以遂不能西，徒以彭王居梁地，与汉合从苦楚也。当是之时，彭王一顾，与楚则汉破，与汉而楚破。且垓下之会，微彭王，项氏不亡。天下已定，彭王剖符受封，亦欲传之万世。今陛下下一征兵于梁，彭王病不行，而陛下疑以为反，反形未见，以苛小案诛灭之，臣恐功臣人人自危也。今彭王已死，臣生不如死，请就亨。”于是上乃释布罪，拜为都尉。

孝文时，为燕相，至将军。布乃称曰：“穷困不能辱身下志，非人也；富贵不能快意，非贤也。”于是尝有德厚报之，有怨者必以法灭之。吴军反时，以军功封俞侯，复为燕相。燕齐之间皆为栾布立社，号曰栾公社。景帝中五年薨。子贲嗣，为太常，牺牲不如令，国除。

太史公曰：“以项羽之气，而季布以勇显于楚，身覆军搴旗者数矣，可谓壮士。然至被刑戮，为人奴而不死，何其下也！彼必自负其材，故受辱而不羞，欲有所用其未足也，故终为汉名将。贤者诚重其死。夫婢妾贱人感慨而自杀者，非能勇也，其计画无复之耳。栾布哭彭越，趣汤如归者，彼诚知所处，不自重其死。虽往古烈士，何以加哉！”

【译文】

季布是楚地人，好逞意气，以侠义自任，在楚地享有声名。项籍让他带兵打仗，多次使汉王受到窘困。等项羽灭亡之后，高祖用千金悬赏捉拿季布，胆敢有窝藏的人，罪名要连累三族。季布藏身在濮阳周家。周家人说：“汉朝悬赏捉拿将军您很急切，已经快要追踪到我这里了，如果将军能够听进我的话，我就放胆献上一个计策；如果不能，我愿意首先自杀。”季布答应了他。于是给季布剃了头，用铁箍枷起来，让他穿上粗布衣服，放在运货的大车里，连同家中的几十个仆人，来到鲁地朱家住的地方，把他们卖掉了。朱家心里知道是季布，就买下来把他放到田里，告诫他的孩子说：“田里的事要听这个奴仆的，一定要和他吃一样的饭。”朱家便乘着小车去洛阳，进见汝阴侯滕公。滕公挽留朱家喝了几天的酒。朱家借机会对滕公说：“季布犯了什么大罪，而皇帝这样急迫地捉拿他？”滕公说：“季布多次替项羽使皇帝窘困，皇帝怨恨他，所以才一定要抓到他。”朱家说：“您看季布是个怎样的人呢？”滕公说：“是个有才能的人。”朱家说：“做臣属的都是受各自主人的遣用，季布受项羽的遣用，只是职分而已。项羽的臣属可以全部杀死吗？现在皇帝才得到天下，仅由于个人的私怨便急切地抓捕一个人，为什么要向天下人表现自己的胸怀不够宽阔呢！”何况凭季布的才能，而朝廷抓捕他如此急切，这样一来他不是向北跑到匈奴那里，便是向南跑到百越那里了。由于忌恨强壮的人而帮助了敌国，这就是伍子胥要鞭打楚平王尸体的原因。您为什么不找机会对皇帝说一说这件事呢？”汝阴侯滕公知道朱家很侠义，估计季布藏在他那里，便答应说：“好吧。”等有了机会，滕公果真像



朱家指点的那样向皇帝说了这件事。皇帝便赦免了季布。当时,有名望的人都称道季布能够化刚为柔,顺势而为,朱家也因此而使当时的人们知道了他的声名。季布被皇帝召见,谢了罪,皇帝任命他为郎中。

惠帝时,季布担任中郎将。单于曾在奏书中侮辱吕后,显得不恭敬,吕后大怒,召集各位将军商议对策。上将军樊哙说:“我愿意率领十万兵士,横扫匈奴的阵营。”各位将军都顺着吕后的意思,说:“是这样。”季布说:“樊哙当判死罪!过去高祖率领四十多万人的军队被围困在平城,如今樊哙怎能用十万兵士去横扫匈奴的阵营,这是当面骗人!况且秦朝由于对匈奴用兵,招致陈胜等人的造反。如今伤口还没有治好,樊哙就又当面骗人,这是想要使天下动荡起来。”这时,殿上的将军都感到害怕,吕后停止了朝会,便不再商议攻打匈奴的事情。

季布担任河东郡守,文帝时,有人说他有才能,文帝召见他,想让他担任御史大夫。又有人说他好斗,过于贪酒,难以让皇帝重用。季布来到京城,在客馆里呆了一个多月,召见之后,被遣回原郡。季布因此提议说:“我没有什么功劳,窃取了皇帝的宠信,在河东郡做官,等着皇帝治罪。陛下没什么理由就召见我,这一定是有人拿我来欺骗陛下;现在我来了而没有得到什么差使,这一定是有人借此诋毁我。陛下因为一个人的称赞便召见我,因为一个人的毁谤便让我回去,我担心天下有见识的人听到这件事后,会有人要以以此来窥测陛下做事的情形。”皇帝沉默了,感觉到惭愧,过了很久才说:“河东是像我的手和腿一样重要的郡地,所以才特地召见你啊。”季布辞别皇帝,回到河东守的原任上。

楚地人曹丘先生是个擅长辞辩的人,几次借重权势而获得钱财。曹丘侍奉赵同等权贵,与窦长君交往友善。季布听说之后,写书信给窦长君说:“我听说曹丘先生不是忠厚的人,不要和他往来。”等到曹丘回乡的时候,想让窦长君写封书信去进见季布。窦长君说:“季布将军对您不喜欢,您不要前去了。”曹丘坚决要求窦长君写封书信,得到之后才上路。他让人先把那封书信发送出去,季布果然十分愤怒,等着曹丘的到来。曹丘到了之后,便拱手行礼对季布说:“楚人的谚语讲‘得到百斤黄金,不如得到季布的一句允诺’,您怎么会在梁、楚之间获得了这样的声名呢?何况我是楚地人,您也是楚地人。我把您的声名宣扬到天下,难道不够有力吗?为什么您对我的拒绝这样坚决啊!”于是,季布十分高兴,将曹丘让进去,留了几个月,作为上等的客人,送给他丰厚的礼物。季布的声名因此更为显著的原因,在于曹丘的宣扬。

季布的弟弟季心,在关中一带勇气过人,对人恭顺谨慎,由于有侠义,在方圆几千里中,士人都争着为他效命。他曾经杀了人,逃亡到吴地,藏在袁丝家。以长辈的礼节事奉袁丝,把灌夫、籍福等人当作兄弟看待。曾担任过中司马,中尉郢都对他不敢不特别礼让。许多年青人都常常暗中借着他的名义办事情。那时候,季心因为有勇气,季布因为重允诺,在关中声名显著。

季布的舅父丁公,担任过楚军将领。在彭城的西边,丁公为项羽追击受窘困的高祖,与之发生了短兵相接,高祖感到危急,回头看着丁公说:“两个有才能的人难道要相互残害吗!”于是,丁公带兵返回,汉王便得以脱围离去。等项王被灭掉,丁公来拜见高祖。高祖在军营中将丁公示众,说:“丁公在做项王的属臣时不忠诚,导致项王失去天下的人就是丁公,”于是,处死了丁公,说:“让以后做人属臣的人不要效仿丁公!”

栾布是梁地人。当初梁王彭越还是平民时,曾和栾布交往。栾布穷困,在齐地被人雇佣,做卖酒人家的佣工。几年后,彭越到巨野泽做了强盗,而栾布被人劫持了卖掉,在燕地当奴仆。由于替他家主人报了仇,被燕将臧荼荐举当了都尉。臧荼后来成为燕国的君王,任命栾布为将军。等臧荼反叛时,汉朝来攻打燕国,抓到了栾布。梁王彭越听说了此事,请求替栾布赎罪,让他去梁国做大夫。

栾布出使到齐国,没有返回,朝廷召问彭越,以谋反的罪名来责罚他,灭杀了他的三族。随后把他的脑袋悬挂在洛阳城下,下诏称:“有胆敢收拾和来探视的人,就将他抓起来。”栾布从齐回来,在彭越的人头下面回报事情,为他祭祀和痛哭。官吏抓住栾布上报给皇帝。皇帝

召见栾布，骂他说：“是你和彭越谋反吗？我禁止有人去收拾，你单要祭祀和悲哭他，和彭越一块谋反的意思已经清楚了。赶快烹杀了栾布。”正要把栾布投向汤镬的时候，栾布回过头来说：“希望说上一句话之后再死。”皇帝问：“说什么？”栾布说：“当初皇帝被困在彭城，兵败荥阳、成皋一带，项王之所以不能向西顺利进军，只是因为彭王占据着梁地，同汉军会合而使楚军为难。当时，彭王所要顾视的一方，同楚军联合，便会使汉军被击破；同汉军联合，则使楚军被击破。况且城下的会战，如果不是彭王，项王就不会被灭掉。天下已经平定之后，彭王是在朝廷将信符剖成两半各留其中一块的情形下被授封的，也是想使它世代代流传下去。现在陛下一再向梁地征调兵马，楚王有病不能前来，陛下就怀疑他是要谋反，谋反的迹象没有露出来，倒是凭着对小节的苛责而处死了他，我恐怕有功之臣每个人自己都会感到危机了。如今彭王已经死去了，我活着反而不如死掉，请求得到烹杀。”于是皇帝便赦免了栾布的罪名，任命他为都尉。

文帝时，栾布担任燕国的丞相，做到将军的官职。栾布声称：“穷困的时候不能辱待身体降低志向，那不算是会做人的人；富贵的时候不能痛快地逞发心意，便不算是有本事的人。”于是，对那些曾有恩德于己的人，栾布便优厚地报答他们；对那些曾有仇怨于己的人，栾布便借助法令来灭杀他们。吴、楚七国反叛时，栾布因为军功被赐封俞侯，重新担任燕国的丞相。燕、齐一带都给栾布建造祠社，号称“栾公社”。

景帝中元五年，栾布去世。他的儿子贲继承了爵位，担任了太常，由于在祭祀时所用的牲畜不符合法令的要求，被废黜了封国。

太史公说：“由于项羽看重气，所以季布靠勇力在楚地显名，亲自上阵攻陷敌营夺取敌旗的时候，有好几次，可以称为壮士。可是遭到刑戮，充当人家的奴仆而不肯死去，是多么地卑下啊！他一定是倚重自己的才能，所以遭受侮辱而不认为这是羞耻，想要使自己还没有得到发挥的才能有所施用，所以才最终成为汉朝有名的将军。有贤德的人将自己的死看得特别重要。那些奴婢、妾姬一类的低贱的人由于感到愤慨而自杀的情形，并不是能够表现勇敢，他们只是觉得想法不能够实现罢了。栾布悲哭彭越，把赴汤看作像回家一样的表现，他的确明白如何安排自己，不是顾惜自己的性命。即使是古代那些重义的人，又怎能超出他呢！”

卷一百零一 袁盎晁错列传第四十一

【原文】

袁盎者，楚人也，字丝。父故为群盗，徙处安陵。高后时，盎尝为吕禄舍人。及孝文帝即位，盎兄阍任盎为中郎。

绦侯为丞相，朝罢趋出，意得甚。上礼之恭，常自送之。袁盎进曰：“陛下以丞相何如人？”上曰：“社稷臣。”盎曰：“绦侯所谓功臣，非社稷臣。社稷臣主在与在，主亡与亡。方吕后时，诸吕用事，擅相王，刘氏不绝如带。是时绦侯为太尉，主兵柄，弗能正。吕后崩，大臣相与共畔诸吕，太尉主兵，适会其成功，所谓功臣，非社稷臣。丞相如有骄主色。陛下谦让，臣主失礼，窃为陛下不取也。”后朝，上益庄，丞相益畏。已而绦侯望袁盎曰：“吾与而兄善，今儿廷毁我！”盎遂不谢。

及绦侯免相之国，国人上书告以为反，征系请室，宗室诸公莫敢为言，唯袁盎明绦侯无罪。绦侯得释，盎颇有力。绦侯乃大与盎结交。

淮南厉王朝，杀辟阳侯，居处骄甚。袁盎谏曰：“诸侯大骄必生患，可适削地。”上弗用。淮南王益横。及棘蒲侯柴武太子谋反事觉，治，连淮南王。淮南王征，上因迁之蜀，槛车传送。袁盎时为中郎将，乃谏曰：“陛下素骄淮南王，弗稍禁，以至此，今又暴摧折之。淮南王为人刚，如有遇雾露，行道死，陛下竟为以天下之大弗能容，有杀弟之名，奈何？”上弗听，遂行之。